

卷十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九
若公緡之不發焉。融曰：孟公緡也。
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緡之不發焉。融曰：孟公緡也。

州學齋長 吳極 校對

州學直學 陳烈 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 張之綱 覆校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首

西征賦 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向日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善

行役之感，高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 丙丁統日 乙未御辰 銚曰：歲在子

歲也。蕤賓五月律也。丙丁統一夏之日。乙未則岳行之辰。善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悅善本
作悅

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
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歲於亥枹杜預曰
歲歲星也玄枹在子履危之次也然玄枹歲星所歷困敦
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枹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
猶慶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
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
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
會謂之辰配曰謂子丑配甲乙也蓋其
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潘子憑軾西征自
京祖秦濟曰潘子岳自稱也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
曰馮子耕於鄴山之阿憑軾乃喟然而善本無歎曰古往
已見魏都賦爾雅曰但往也乃喟然而善本無歎曰古往
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悅虛化一氣而甄吉三才良遠也
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悅謂天地未開為一氣其
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寥廓忽悅未分之貌也陽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
曰大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

才

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
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
變耳既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此三才者天地人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向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向注

善同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善本要聖
智弗能豫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

也班固覽海賦曰運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濟

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善曰左氏傳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

薄納旌弓於鉞台讀庶績於帝室鉞曰納招也左傳云陳

也招大夫以旌鉞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
掾故讀眾官之功於帝之室庶眾績功也善曰臧榮緒

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
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

左傳

七

五臣本有

金鉉鄭玄以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舍李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賢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乎固既得而患

失無抑李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復見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為往而不三黜李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

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武皇忽其

外遐八音過於四海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外遐謂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音遺絕也天子崩故絕此樂也善曰魏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

字安世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

孔安國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

聽於冢宰濟曰冢宰三公也天子惠帝也天子居喪曰諒闇故百官聽事於三公時揚駿為太傅當此任也善曰魏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揚

駿為太傅百官趨已以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

其猶殆向曰謂揚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周尚書曰百官趨已以聽於冢宰

甲致桐官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譏此二人尚爾於

駿可知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爾雅也窺七貴於漢庭善本一作讀一姓之或在七貴呂霍

日殆危也上官丁越傳王並右族也皆推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族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

皆非母黨從而悉全受不盡敗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類曰壽亦壽字也爾雅曰壽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

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銑曰危高也言駿

安重位但勢逼於七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已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善曰言無

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寶晉紀曰

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以行藏適與國而

上 姻 傳

文選

舒卷苟蔽微以謬善本章患過辟亦之未遠良曰孔子云

之則藏遠伯玉邦有節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曰

君子知微知章去為駿主簿故自敦不學孔丘行藏遠伯

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章明答過患華及於我躬固不

遠也辟猶及也善曰言孔遠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

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

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

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

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

而不反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

不能陋吾人之拘擥全飄萍浮而蓬轉銑曰吾人岳自謂

學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止訖也善曰言已關行

蔽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擥之寔非

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察位備罪

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其隆替名節濯會以墮落危素卯之累殼甚玄鸞之巢幕

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翰曰察官備壞濯毀隳廢

濟曰殼亦卯也者息累九知於其上晉平公曰危哉矣李

札謂孫文子曰夫子在此猶鷲之巢於幕上岳言已之危

甚此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

善曰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濯亦壞貌士罪切累卯已見魏

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

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善曰遭千載之嘉會皇合

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豸寡也德於乾坤者也此為嘉會

善曰聖王得賢臣頌曰上下雖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

超宣丘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馳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溥恩

銑曰馳廢溥厚也言不誅我也善曰韋昭漢書注

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

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蕭賦曰蒙聖主之溥恩甄大義於明責反初服於

私門濟曰既表也使我先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際也善曰宋均尚書注曰既表也楚

辭曰進不入以離尤方退將復脩吾初服皇鑒揆余之忠

誠俄命余以末班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而命我楚末班也善曰未班謂長安令也楚辭

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杖善本疲人於西夏攜老幼

而入關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收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

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丘去魯而顧歎季

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疲聖達之幽情翰曰丘孔子去魯也孔子去魯

揚

之衛歎曰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位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疲猶傷也善曰韓詩外傳

曰孔子去魯澤運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官乃起舞悅慷慨傷懷位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

雅曰疾病也舞賦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銑曰况曰幽情形而外矧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我匹夫

安於舊土之人邈於長安者能不惻傷矧况也鎬京長安也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

之性毛詩序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良曰闕庭天子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眷鞏洛而掩涕思纏餘於

墳塋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二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

以掩涕張外與任彥堅善曰纏餘思好庶踏高躓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余乃越平

樂過街郵丸秣馬臯門梳駕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

河南縣也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館名也鄆善長水鄉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續口高三

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續口高三

丈謂之車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
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什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
號切西周見下注

生民率西水滌忽化流岐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向曰歎

求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焉生人之始也
右稷之子不窋居於幽幽人慕德至古公亶甫自幽遷于

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滌至于
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

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善曰左氏
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

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史記曰

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

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倍與譽同邠與幽同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猶保也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

周也武王征賦曰騏驎遲兮歷茲若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夜申且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說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

辭曰獨申且而不寐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餘慶武王

既剋殷安如太山猶以為危戒懼無已故使子孫相繼八
百餘年享其福也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之固尚以

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
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

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覽善本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拍日而比盛向曰亡王桀也驕淫

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
火恐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

亡吾乃亡矣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
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

涉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

人謂武王與
樂也安危異
情故曰乖舛
也

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此於天
言常在也此於民言去復來也
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

之遼廻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
同相去遼遠善曰翰曰蜀傲曰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非舛不齊也爾雅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
日迴遠也今協韻為呼喚切

築既定鼎于郊廓遂鑿龜而啓繇音甌銑曰土中定地之
中斯邑河南縣也言我

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郊廓即
此王城也鑽龜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繇卜辭也善曰

尚書曰成王發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
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

左氏傳曰王孫備曰成王定鼎於郊廓杜預注曰此三
十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平失道而

來遷繫二國而是祐良曰平王也繫助語也二國晉鄭
也平王遭大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
日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謂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翰曰是時之王能無過僻
賴先聖祖德所以定長盛

也懋盛也善曰音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
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克也漢書葉詔望圉北之
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

兩門感魏鄭之納惠討子頰之樂禍尤闕西之效矣濟曰
魏難

嬖于周莊王生子頰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
子頰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魏叔曰今王子

頰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魏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
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魏叔自北門入殺子頰鄭伯享

王於闕西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尤過矣罪
也善曰言鄭伯以子頰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魏左

之矣及平亨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重戮帶以定襲
也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冬罪也

弘大順以霸世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
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

逆以霸其代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
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

箋曰弘靈擁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濟曰靈王時
數洛二水鬪

廣也

靈擁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

將毀王宮，王發推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入者不墮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憚，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國語者，兩水會以相鬪，演廣也。故云：演義獻說也。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三水鬪，賈逵曰：鬪者，兩會似於鬪。小雅曰：演，咨景悼以迄，巧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遺廣遠也。

善本：逆歷兩王而干位。王悼曰：景王靈王子朝，景王庶子悼王弟。

景王寵之，徵立子朝，王乃崩。悼王自立，及訪王立，子朝番作亂，巧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

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

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

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

子猛，母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我曰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

女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翰文武之神器。代也。自

敬王元王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王烈王安王而及赧王十代周分為二，赧王都王城號西周立考王後惠公少子

於鞏為東周二周竟為秦所滅。虎口喻秦也。文王武王神器之位皆輸之於秦也。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

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

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

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

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并吞，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美而善。在茲，翰曰：孝

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冠纓也。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鄭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涂浪之

水清，可以濯吾纓也。毛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墜之，亭有

葛詩傳曰：濯，滌也。

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憐善本慟乎

余慈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蓋之於路側岳子生

葬羸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

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

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善曰傷弱子序

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王寅改于新安之千秋

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大折也書

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荷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眇山

川以懷古帳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獲事洄洄沈穴而好還卒宗

滅而身屠良曰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城南

飲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

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善曰東都賦曰愴長思而懷古

楚辭曰攜騶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全烏江

自劉尚書曰后來其獲韓詩曰謀獸回經灑池而長想停

飲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如還經灑池而長想停

余率而不進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善曰漢書秦虎狼

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取

東慈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雋白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熾勢既不敵

又相會於灑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

車到

節

文選

卷十

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
命世之才爾雅曰盡謂之奇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
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蒲勃入

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脊濟曰河外謂涇池會也咆勃

城野戰之功而簡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
必辱之相如望見顏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

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
法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

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
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背言柔弱之甚也善

以河外謂之涇池史記曰秦王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
河外涇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

王苗賦曰悲猛氣方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發屈節以
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

骨而無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憤消雖改日而易歲無

等級以寄言良曰智勇淵偉蘭也鄙吝忿憤廉也廉蘭相

淵偉深大也忿憤躁怒也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憤頗也
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

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
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游擘後漢書陳蕃

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
張儀曰秦忿憤舍怒之日久

善本赤眉具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善本不允嘗以

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翰曰

子暴露於外曰蒙塵善曰東觀漢記曰焉異字公孫并
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救涇池為赤眉所

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設底壘書勞異
曰垂翅迴谿奮翼涇池左氏傳滅支仲曰天子蒙塵于外

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
與莽兵亂卒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鶴高
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羣古字通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

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之、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濟曰、峭山名、威夷、長遠、見崇、高也、嵯峨、高也、善曰、阜託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阜託
善本、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雷敗、襄墨縷、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綵薛三帥以濟河、向曰、綵、繫

軍帟也、墨縷、若今起復也、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

文公子墨縷、與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

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復伐殆肆叔於朝

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

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翰曰、復、很、肆、捨也、

叔於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刑哉、
殆必戮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

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穆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
固非虛名、有此所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

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
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

曰、復諫、違卜、杜預曰、復、矣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

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
曰、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

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
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

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各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降
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降

曲峭而憐貌、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憐、善本、並不及

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逮、善本、而

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良曰、曲峭地名、屬於號也、號、虞相

憇

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滅虢。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接也。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絕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有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之音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史良。左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畢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姬之地。

我祖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濟曰。漢名。陝地名。郭郭也。漫瀆。瀆水名。曹陽。亭名。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鄠善長水。經注曰。灤水出灤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

憇 五臣本
作憇
迹 五臣本
作跡

徙 玉

亡

分三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

注曰。麟。靈也。餘同。善。

注。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憇漢氏之剝亂。朝流

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跡。俾萬乘之盛尊。

降遷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催。苦角切。善。汎。既獲許而中。

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鑄。車也。善曰。魏志曰。董

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

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

汜。擅朝政。僞實天子於營。僞將楊奉。叛僞。僞眾稍衰。天子

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僞汎悔遣天子

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盾謂楚曰。寡君

檄五臣今作楫

具

船

升

條

乎

李

乙見痛百察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胃

肢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撐楫之褊小

撮倉舟中之善本掬翰曰掬舟也搥掉也言百官勤王

者衆恐其沈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傕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且舟船

帝以綳扼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

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舷上入刃操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

史曰忠臣畢力君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

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于虛賦曰洞窟達掖禮記曰流矢

在骨肉毛詩曰褰裳涉澗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

軍下軍爭舟舟舛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技未

大而本折善本無披普都偶國而禍結良曰曲沃地名此

折封邑大其國必危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

氏以繚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其晉乎復封和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

而未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

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

晉都也曲沃在河東開喜縣鄆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

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

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

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晉廢也左氏傳申無宇

曰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

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

成節何萊武之無恥徒善本利開而義閉并滅反李札良曰

曰昔曹人將立于威子滅去之以成曹君君子以為能守

節札雖不才願附子滅之義李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

伯武公伐滅兄弟而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

懸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

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杵帶

跡諸侯之勇怯筭贏氏之利害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

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氏攻守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

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

可外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

或開關以延敵競道進以

奔竄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

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善曰言其利也

有禁渠門而

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良曰禁閉也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

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

而不言然禁亦閉也百慎切

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

成大齊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栖也心力

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

事也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

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

明矣善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禁門莫

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良曰若此則否泰皆

善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禁門莫

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

有而敵之否泰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漢六世善本

而拓善本

畿縣弘農而遠關翰曰六代武帝也開拓王畿徙

縣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

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

關為弘農縣也

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質於柏谷妻

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

文選

十四

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善曰曹植上表曰情
 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壇以厭敵秦韻益
 曰敵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拍谷夜
 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
 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
 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為醉姬自
 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且上去還宮
 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時猶
 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月之或變峻徒
 御以誅賞銜日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檠之聞而有
 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討賞徒御之人檠勸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
 而後行猶特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檠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七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
 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翰曰昔白龍化為魚服也
 且網得之魚服魚形也
 濟曰言帝位之重乃微行自輕其漸不可長也善曰白
 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

此乃陵上之弔矣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

難明委讒賊之趙屢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子善本無思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

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

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善曰漢書曰戾太子薨與江充

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

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禹斃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

死車千秋公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

望思之臺於湖宜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善韻篇曰委任也尚書
 玉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
 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紛吾既邁
 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銜履臨其何補紛吾既邁
 此全節兮善本無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
 於桃園銜日全節地名盤桓不進良武王放牛於桃林之

策

想五臣本
作遊

勅

晉又學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文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者駢遲遲而歷效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庚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關鄉縣東十里鳩關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發閱文鄉而警築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也

趙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濟曰關鄉地名黃巷

坂名潼水名趙向也言向坂行故警築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善曰漢書湖有閿鄉曹子

建應詔詩曰僕天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趙向也趙與趙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何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崩負高掌遠躋以流河曲憶江使之反

璧告亡期於祖龍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

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

年渡江所沈璧也燕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吾善本聞之於孔公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愠韓馬之大慙徒阻關

谷以稱亂濟曰愠怒慙惡也言馬超韓遂作亂也於潼關

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

思大慙孔安國曰慙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

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

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銑曰曹公與超遂夾關戰

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

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

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張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

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

之多研普揚桴以振塵繡尾解而冰泮超遂道而奔狄

甲卒化為京觀自曰研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然

文選

十六

衆盡殺，故爲京觀也。猶破聲也。善曰：字書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梓方冊，故左氏傳曰：後抱而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猶破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宜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五書曰：何謂瓦解？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左氏傳：番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倦，狹路之迫隘。爲軌崎嶇。善本作以依仰。翰曰：言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陝。廣雅曰：崎，傾側也。踏秦郊而

始關，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濟曰：踏，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

班固高紀述曰：粵踏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

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黍稷條暢，春秋

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汧

隴。善曰：褻，斜谷名。汧水名。隴山名。寶雞前鳴，甘泉後瀨。而

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豕九峻。宗。巖嶭，太一龍

孔嶽。子孔反。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甘泉，終南

巖嶭，龍從山高大兒。善曰：寶雞，甘泉並已見上文。漢書

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

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

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嶠。豕，巖

嶭，龍嶽，並已見上文。吐清風之颺。聊矣。納歸雲之鬱蒼。鳥孔反。向

吐風納雲也。颺矣，鬱蒼，雲兒。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

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

遐遊，楚辭曰：望路兮滄巖。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

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銑曰：灞，涇，渭，皆水名。湯井，溫谷

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涇，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

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勃豐

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温泉在藍田縣界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湯縣東三十里今浸决鄭白之渠漕引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淮海之粟翰曰鄭國白公為秦開渠也漕水運也善曰與海通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

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濟曰鄠地名出竹蓋田山各出

王也善曰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輿鳥區此西賓所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良曰皆謂西都

藏西京賦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

於危國善本作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

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向

歲寒而知松栢之堅勁國亂而見臣之忠貞故入齊郟而撫其掌嘉鄭桓之義也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弟也為周司

并

徒犬戎之難以身死之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其子武公亦為司徒皆善其職國人為詩曰緇衣之宜兮弊

子又改為兮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鄠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

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暨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

曰緇衣之宜兮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右之詭惑舉偽烽以

沮與衆淫嬖衰以縱愿得土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威呼為亡國翰曰詭沮驪山善曰史記宣

王崩子幽王官涅立幽王嬖愛褒

姁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姁為后褒姁不好笑幽王為

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

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

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隱邪也

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

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

之禍內受牧豎之焚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

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鄴烏

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

其盤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蕪鄴自古至今葬未

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

不哀哉尚書考靈澤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

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

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濟曰語曰謂或有此

自及固是其効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乾坤以有親

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歟

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

高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

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觀夫漢

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爲喻焉

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向曰非獨

復有他美者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乃寶

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乃寶

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思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

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鄉士乎善本無而況於鄉士乎

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扮掄遷立街衢如

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善本而亂故各識家而競入翰曰追

恩

六

遷立

社

文選

十九

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越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
禱豐扮榆社張晏曰扮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
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籍舍怒於鴻門沛局善本
因也彈胡本切向同善注

躡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許陰授劍以約彘搯刃白刃

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

抗憤以危酒咀與彘肩以激揚翰曰搯挺萬大也其危若

虎尾而不被噬善本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善曰漢書

曰項羽殺西入關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

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

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

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故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皆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

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

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

為噬發齧也音善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搯撞入項羽

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

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又谷求上疏曰養命之臣靡不激

也怒馳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其何傷說曰言沛公忽馳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

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

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

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嬰

吾屬今為沛公屬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賢

古組於軼止塗投素車而肉祖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

道傍軼亭名腎繫也善曰軼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

曰鄭伯肉祖牽羊以逆杜預曰肉祖示服為臣僕也

飲餞於東門善本畏極位之盛滿良曰漢疎廣為太子太

受曰今日日成各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

許之教入邑子為祖道於東門謂長安東都門善曰蘇

之

選

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橋毛萇曰祖而舍較飲
 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
 敢取長金墉鬱其萬雉峻嶒嶒峭以繩直餞曰金墉長安
 良如繩之直也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池而絕金墉又
 曰建金城而萬雉嶒謂棧嶒嶒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矣
 飲馬之陽橋踐宜平之清闕音哉向曰戾至也飲馬橋
 門限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
 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
 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都中雜沓善本戶千人億華夷
 士女駢闐善本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
 鏹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
 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
 職也勗度鏹岳自謙也故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
 臨勗勉也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番子初臨故曰新
 館蓋我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勗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是

塵五臣本
作麤

亡五臣本
作無

孟春受謝善本亦作孟
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蕭條邑居散逸管宇寺署肆廊管庫蕞藏外芮於城隅者
 不一處善本作處一濟曰蕭條空曠自散逸無人也蕞芮
 隘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嬰廢有陋小者或在
 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幾存一處善曰楚辭曰青春
 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怕
 蕞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音時雖復百分不能
 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
 曰今尚書御史諸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
 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
 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
 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
 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宜明建陽昌陰北煖南平皆夷漫
 滌蕩無其處而有其名翰曰皆里名也向曰夷漫滌蕩
 平滅鬼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
 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爾乃階長
 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樂登未央沈太液多建章紫駁合蘇而款駘徒盪輔音

善本作欄枌音詣而轢歷承光徘徊挂宮惆悵栢梁翰曰長樂

官之名階外也也馭嬖駘盪枌詣承光皆臺名良曰挂宮官名栢梁臺名

善曰已上並見西京賦驚必雉善於臺陂狐兔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翰曰驚雉雉名言臺

孤兒得居也向以皆謂耕田生黍苗離離然矣因自歎

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善曰驚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

都賦魏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不懸善本作弗懸二字

於霸川良曰霸草茂兒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

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

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歐歐周

道翰為茂草毛良曰翰窮也今懷夫蕭曹魏邴之相銑曰

也夫若語之端蕭何曾參魏相邴吉辛李衛霍之將善曰

皆漢名相也辛李衛霍之將善曰

白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銜使則賴屬國震遠則張博

望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

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武留匈奴十九歲乃

十三年得還善以技射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

倫序兵舉而皇威暢濟曰敷布舜帝也此以疊於前文言

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善臨危而

致善本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

史記繆賢
曰臣舍人蘭
相如勇士有

人

命也史記曰魯暨平稅丁故侯之忠孝淳深說曰穆侯休金日

連好持高節王太子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官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

何羅作逆日碑誅之故云忠孝也善曰小雅曰暨及也

漢書曰金日碑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

侍中駙馬都尉奉何羅矯制發兵明且上卧未起何羅從

外入日碑奏刺心動立入坐内户下何羅裹白刃從東廊

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

為稅侯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

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待者

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贖賈為食飲費賈以此

游漢庭公卿間各譽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毛詳曰音甫燕喜既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

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為文司馬遷

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並有良史之才善

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

著疾說趙要放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趙張

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趙張

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

姦擅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抱戲

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尊字子真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

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

平

東 宴 詩

友絲此天下稱之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

也濟同善注莊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

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議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終童山東之英妙

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終童字子雲濟南人也年

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
 辭賜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
 博士、時年二年餘、曹植自試表曰、飛翠綉、惟拖鳴玉、以出
 終軍以妙年使越、銑同善注、善曰、飛翠綉、惟拖鳴玉、以出
 入禁門者衆矣、向曰、綉玉、皆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
 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
 上書曰、伏惟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髮左衽、

奮迅淫泆、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碑自夷狄被髮左衽而
 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泆、東
 觀漢記曰、趙惠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我振動
 增淫泆、說文、或從容傳、附會、望表知裏、濟曰、謂陸賈從容
 曰、淫泆也、

將相之勢、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
 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
 孔子謂子夏曰、子

有大才而無貴仕、翰曰、謂賈誼之、善注同、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本
 見表、本見其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良曰、皆謂廣漢、或

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向曰、上烈
 鏘珮聲、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當音鳳恭
 令問、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

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
 熏灼、震耀於天下、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右同母、為大
 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弟、音、代、鳳、為

司馬、軍、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
 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
 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

騰、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名、善本、難不其然乎、善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
 徒、隸齒名、善本、難不其然乎、善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

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
 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

難、不其然乎、望漸熹而扼腕、梟、善曰、巨猾而餘怒、王莽也、

才
五臣本
 無才字

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宜平、戮門入、至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級、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間疊、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擗不疑

於比闕、軾擗里於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

車、詣比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刑璜、建命出奔、輒罪而

下、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元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謂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擗里子皆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平、華子謂南草臺之東、曰後百歲、當自天子之宮、失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銑同、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翰曰、商辛紂也、為酒

為之、後覆車之跡、而不改寤、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

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

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

白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上山、漸臺洞門、高郭、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又視。濟曰、有生必死、誰

也、有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終武雄略其焉

在近、感文成而溺五利。良曰、文成將軍、李少君、五利將軍、

延神仙、帝耽備之、其雄戈、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

善曰、淮南子曰、大文夫無為、與造化道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鱗

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鯨魚死、其目化為明珠、故云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搗雲表之露、善曰、並已見上文、致邛蒟、非其奚難、惟余欲

而是恣從、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

民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美。良曰、武帝遣人開、祥、致邛蒟、

才
曝善本
作曝

之戲令人兩兩相角力也又作甲乙之帳路以珠翠海內
虛耗戶口減半忍使天下如此而封太山勸其虛功也
善月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此說曰賜盡也言思念

也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較角面朝之煥炳次後
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庭之猗靡向日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
及後庭之事亦猗靡可述也煥炳明兒猗靡美

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鶴垂鬚扶輿猗靡較音校壯

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

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

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

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衛鬢髮以

無迫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翰同善注衛鬢髮以

光鑒趙輕體之纖麗黑光可以鑒人成帝趙皇后其髮鬢

輕而纖細麗美也善曰循趙已見西京賦左氏傳咸善

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咸善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後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之盛

流因廢自裁故曰禍後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鑿銑

便門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暨至也善曰漢書掩

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

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忘身明戎政

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戀肅天威之臨顏率

軍禮以長擡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良曰軍法

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

壘和軍門擡揖也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拚同漢書

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人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上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
 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
 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
 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畢營也如
 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
 擡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條侯至
 貴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倍放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
 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
 定廟筭之勝負扞 矢言而弗善本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
 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善本疾
 於河而不有倫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
 昭王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
 之臣謂危難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
 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恩
 恩失忘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

岷善本
 作岷

坂

色

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
 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
 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
 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劍自殺猶主昭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感出
 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刻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窺秦
 墟於涇城異闕緬而善本作其堙入一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岷波
 岷大以隱嶙力忍反良曰謂城古咸陽也異闕秦闕名
 善曰嶽類曰嶽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異
 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岷嶙類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豈
 岷嶙之長坡想趙使之抱璧瀏力睨楹以抗憤銑曰瀏怒
 猶發憤楹柱也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
 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
 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璧睨柱發以擊秦王

愍
五原本
作愍

乃辭讓淵睨 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善曰史記曰荆刺獻燕督

亢之地圖圖窮已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首推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止首推秦王

不中推丁燭 執聲厲而高奮狙預潛鉉以脫臙臙忍切

上骨也狙伺候也善曰史記曰刑刺之客高漸離變名

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

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

筑中擊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

王中臙秦王病瘡亟蒼頡篇曰狙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

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臙蓋臙音各一

音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翰曰言始皇據有天位

格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

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

狽失據塊然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

因執狽音具

庚矯扶賴於朔邊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

子扶蘇於朔邊也捐葬也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

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

為者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裁扶蘇為人

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補詐

以為 儒林填於坑築詩書煬而為煙善曰史記曰盧生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

人皆坑之咸陽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請守尉雜燒之郭璞方

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濟同善法

身刑鞅 以啓前善本 商法為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良

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譽前善曰史記曰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

發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

之商君胃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

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鞅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

獄與其子俱執顏淵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

上蔡東門遂狡兔可得乘遂夷三族商戰李斯各野蒲變

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銑曰道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

二世辭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善曰風俗通曰秦

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假讒賊

作善本以天

權鉗衆口而寄坐

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

子曰赤受命持天權並

兵在頸而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

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闕旁有官

者一入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官者曰

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聞樂前即

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

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聞樂磨

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翰同善注

遠

善本

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舒

善本

五臣本有為

宜

公

此所謂

善本 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舒善本禍勢土崩而莫振作

降王於路左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

心離散勢如上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軼道

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發因廟中殺我我稱疾不行丞

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官廣

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因而主不恤

下恐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

請收圖以相剋料

險易以

善本

不作弗取冠沐猴而縱火

漢書

卷之...

蒸善本
作丞

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

高下善本有也字向曰上真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

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舍吐陰陽而章三感

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感

市閭之叢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

納贖賈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居望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溫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

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

傳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

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會

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東井即渭城東

實麻蒸之市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

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之後聞

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

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可訂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

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

謂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

戮則有之恐備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詩以為直者說文曰訶面相斥罪左

氏傳穆叔曰齊人釋獄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

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發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

大體者也漢書曰蕭造到長山而慷慨偉善本龍顏之英

主曾中豁其洞開群善湊而必舉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

証

翔

斥

文選

三

毀垣以延佇良曰音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

發插岳見襲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終于皇天冠冕後漢書曰赤眉

焚西京宮室多播園陵又光武詔曰備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拊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拊楚辭

而延佇蘭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翰曰越於也安

聲寂寞無以褒貶也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鬱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登寂寞而絕端薛君韓

詩章句曰寂無聲弔受絲之正議善本伏梁劔於東郭善

漢書曰表盜守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致求為嗣盜進說王以此怨盜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為

浪切向訊景皇於陽丘爰善本信讒善本而矜諠殞善本

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

錯恨過聽之善本無討茲沮善而勸惡銑曰訊問也陽丘

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吳錯說上令削吳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盜與

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

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盜之計也移

謹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吳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

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諧爾雅曰戲謔也魯公

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盡始行卒受大戮內

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

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

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皆效孝

元於涓瑩執奄尹以明貶濟曰皆病也謂瑩元帝陵也奄

元帝可貶也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

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關尹之喪後我明德韋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衰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

証

才

儉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 喪耳夫君即元帝善曰喪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

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矣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

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翰曰延門成帝陵京兆尹

鳳所譜陷大逆死獄中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之 善曰僕

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飲

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

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

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

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鞠毛萇詩傳注曰鞠告

也怵音大 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

漸貽漢宗以傾覆向曰怵縱也淫嬖趙飛鸞也飛鸞甚妬

傷墜無數此謂凶忍使絕皇統也舅氏篡竊之漸自此開

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善曰小雅

曰世怵也淫嬖謂趙飛鸞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

人及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

豺

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

曰降目而後身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子

也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

家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求

終古而不刊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

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

可刑削也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

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瞰康園之

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

誠而引決赴丹焰善本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

誠以明節

俱滅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善曰漢書曰平帝葬

火中善本 而悉石不合葬故曰孤墳 驚橫橋而旋軫歷弊善本

作邑之南垂，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樊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秦

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磁石而梁木蘭芳，構阿房

郎之屈，勿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備其

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

此汚鳥，而為沼，豈斯字之獨贖？銚曰：阿房官前殿以木蘭

止之，以南山闕，為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其

猶不可泥，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官彫斲未畢，沛公義

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就君，汚其官而猶焉，言秦宗廟尚

汚為沼，泥是宮能不壞壞乎？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

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

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

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

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邠婁定公曰：臣就

君，設其入壤，其室，滂其官而滿焉。由偽新之九廟，誇善本

汙與滂古字通，方言曰：贖壞也。

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倭衰以拜即。善曰：漢書

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

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惠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

元成，八曰陽平顯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鄒陽于匡

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

以厭之，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誦六藝以飾

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翰同善注。誦六藝以飾

好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誦六藝

以飾好，誦秦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善

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發天下通一藝，皆誦公車，焚詩書

是

陸

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

過而知仁濟曰宜帝庚太子孫生數月而薨幽之園其

宜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

樂千人邑名也於此矣王母即宜帝母矣太子事持并偶

善言宜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

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宜帝名善曰潘岳關中說曰宜

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者也兆塋也詢

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

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

巧陸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重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

柝之宮翰曰清暑五柝皆漢宮觀名善曰曹植閑居賦

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五柝已見上文

交集引漚激湍

生風銑曰交集漚集之名生風言水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其池則湯湯汗汗濕漚彌漫浩如河漢向曰言廣大也

上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音先且似賜谷夕類虞淵銑曰

也賜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善曰並已見上文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儀

景星以善本天漢對善本牛女以雙峙濟曰景星瑞星也

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曾善本觀今數仞之餘址

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而絕如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

壞

尚書傳曰十二年曰武帝元符三年穿昆明池至振鷺

王考之殿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連白以白
連羽連鱗
其六於水中
二人對引之

俎

俎

兩良也。以白羽綴網。經上兩人對引之。為根。叩木為聲。以

網也。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音曳。織經。連白

網。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人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罵

曰。擊牽也。書於是。弛青鯤於網。善本。鉅解頰鯉於黏微。弛亦

皆解取也。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鯉。二魚名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網。有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

也。說文曰。鉅。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

微也。華。魴躍鱗。素鱗揚鬣。濟曰。魴。鱗。皆魚名。華。謂鮮華

善曰。善已。饗作雍。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罪

見子虛賦。饗。作雍。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刃上

罪。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刃上

淨。魚。善曰。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紅鮮紛其初載

者。劉烹煎和之。捕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

賓旅。疎而遲。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

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慮也。善曰。傳。教。七。微。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衛。七。辨

曰。鞏。洛。之。鱒。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

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

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闔。閭。女

寬。將。諫。饋。入。三。數。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數。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垂。數。及。饋。之。罪。願。以。小。人。之

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于。辭。梗。人。賂。廣。雅。曰。恬。泊。靜

沒

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蹕冠振衣。號曰策

茵。車中席。整衣冠。將還也。善曰。言將還也。策。馬。擗也。茵

車中。擗也。毛。詩。曰。文。茵。幔。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振。衣。徘徊。鄼。鄼。善本。如渴如飢。心翹勤。善本。以仰止。不加

敬而自祗。良曰。鄼。鄼。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止之

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豈三聖之

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

侯諸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三

聖合謀將不刑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

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

雅曰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鄙及鄆善本亦惟仍京其

庶也

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臺文

為之不日而成鄆鄙之鄰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

仲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

惟其一也善曰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鄆又曰

宅其鎬京左氏傳李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

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書曰求此延祚不亦

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

曰黃公須胡求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

參其二也

子贏鋤以借夜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間田治善

本

是

是

是

是

是

作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莫芮而愧而訟息銑曰此

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君子有贏餘之鋤以

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

其時論者遂息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

之化而人情有異耳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

成頌曰三王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錄曰允臻其極漢

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糶鋤慮有德色音

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

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其人其國則見

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

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由此觀之士無

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善本無鈞善本之埴音

良曰埴和埴土也上之化下如為瓦器者用泥隨手而成

器也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在鈞唯甄谷之所為和泥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

昏善本
作昏
五鹽

惟

也謂和土雖善本無
以為器也此字
五方雜會風流溷
淆交情農好利

不皆作勞密邇險
狃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湊溷亂之

溷亂昏鹽也濟曰密途近也發狃匈奴也故戎馬生於

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皆作

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途仇讎毛詩曰發狃孔熾老子

曰天下無道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乃由操刀為政臨人亦

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乃由操刀為政臨人亦

所擬而成言雖溷脩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善曰漢書

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

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人之外降隨善本政隆鐵仗善本信

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說曰言為政猶人但仗信

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

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

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弗

焉子之不致雖賞之不竊也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矣力結反翰曰言我雖不能明

矣也善曰言已雖無戈能然任其戈信無欲之心庶免

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矣下或有劣字非

也如其禮樂以俟來格向曰至如禮樂化人非我能及以

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憤

文選卷第十



州學司書蕭鵬

州學直學陳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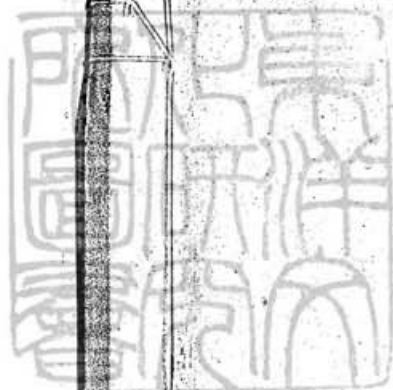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

校對

校勘

覆校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